

“晒”权力清单,提升司法公信

秦 川



今日论语

最高人民检察院日前印发《最高人民法院机关检察官司法办案权力清单(2017 年版)》(以下简称《权力清单》),在司法责任制改革的背景下,进一步规范和明确了最高检机关各层级检察官的司法办案职权。《权力清单》对每类、每项检察业务,都详细列举了检察长(副检察长)或者检察委员会决定的办案事项、部门负责人负责的办案事项、检察官(检察官办案组)负责的办案事项。

一说到权力清单,世人很容易想到政府机关的权力清单,明确政府该做什么,做到“法无授权不可为”。除了列出权力清单,还

须理出“责任清单”,明确政府该怎么管市场,做到“法定责任必须为”。如今,最高检推出权力清单,意味着我国的司法机关正在不断强化自我约束和公共监督。

根据宪法和刑诉法的相关规定,检察机关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,检察监督就是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。检察机关拥有多项职权,比如,作为监督者有权监督公安机关和审判机关的办案活动等,那么谁来监督检察机关?检察机关一方面应该聚焦法律监督主责主业,在完善检察监督体系,提高检察监督能力上下功夫;另一方面则需要实现权责一致,使检察官既成为司法办案的主体,也成为司法责任的主体。

推出权力清单显然不是心血

来潮,也不是急就章。其背景是,中央启动司法体制改革,检察机关就检察官办案责任制进行试点,截至去年 12 月,32 个省级人民检察院均制定了辖区内三级人民检察院检察官权力清单。没有权力清单,完善司法责任制就成了无的放矢;权力清单不科学严谨,公正高效的检察权运行机制和公平合理的司法责任认定、追究机制也无从谈起。

有多少权力就有多少责任,无论政府机关还是司法机关,相关工作人员都应该各司其职、各负其责,遵循权责对等的原则。毋庸讳言,当前公众对检察官的期望值较高,要求较严,容忍度较低,这就需要各级检察官更加严格要求自己,审慎用权。权力清单的推出,有益于各级检察官善待手中的权力。

值得一提的是,最高检日前还印发《最高人民法院机关司法责任制改革实施意见(试行)》,在实行检察人员分类管理、检察官员额制的基础上,推行检察官办案责任制,突出强调“谁办案谁负责、谁决定谁负责”。将其与权力清单相联系可明显发现,无论检察官还是检察长、检察委员会,都必须依法行使职权,同时,由于职能不同,所承担的责任也不同,这也有利于划分不同的司法责任。

“晒”出权力清单,权力亮出“家底”。当检察官既成为司法办案的主体,也成为司法责任的主体,势必更有边界意识;不断构建行之有效的监督体系,不仅体现出司法自信,更能提升司法公信,故此,最高检推出的权力清单无疑值得期待。

美育是一种刚需

权威声音

根据教育部日前与 13 个省(区、市)签署的学校美育改革发展备忘录,当地政府将会同教育部门支持学校美育发展,建立美育评价制度。这是《关于全面加强和改进学校美育工作的意见》印发之后,推进学校美育工作的又一重要举措。

在物质供应日益丰沛、精神问题愈显突出的现代社会,审美能力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甚至是不可替代的作用。对个人来说,它关系到感受生活的能力。我们每个人身处相同的世界,但是对于美的理解不同,打量世界的视角不同,感受到的幸福程度也就不同。难怪有人说,“从我们心中夺走对美的爱,也就夺走了生活的全部魅力”。

对社会而言,审美能力也是培育历史文化意识的重要基础。如今,越来越多的人出国后选择去卢浮宫、大英博物馆、玛雅美术馆参观,但走马观花式的参观却不在少数;城市中的雕塑越来越多,但真正走入市民精神生活的却寥寥无几;艺术品市场繁荣火爆,但泡沫也不小,个别收藏者连作者都不了解就举牌。可见,缺乏足够的审美能力和对于美的内在追求,国民很难在内心深处真正树立文化自信,也很难在继承历史的基础上再进

一步,不断提升现代文明的水位。

从这个意义上讲,美育是一种刚需。从现在起,全社会真正行动起来,支持美育发展,建立科学的美育评价制度,为时不晚。尤其是学校教育,要把美育课的开展真正重视起

来,彻底从只重知识传授、技能训练,轻视人格养成与心灵教化的功利式教育中解放出来,注重引导学生

的感知能力与审美情趣,保护好学生的想象力与创造力。(赵婀娜

刊今日人民日报 本报有删节)



“被俘”

徐骏 画

新民新语

国宝与草根

左 妍

不久前,第三批国医大师评选揭晓,30 位德高望重的中医界老前辈获此殊荣。至此,我国共诞生了 90 位“国宝”级的名老中医药专家。

树立中医界标杆,繁荣中医药文化,这固然是件好事。但这五年一次的国医大师评选,却也少挨质疑。有人不客气地将其比作菜地里的韭菜,每五年成熟一茬,收割一批。还有人认为,学术大师是历史裁定的,是民间百姓给予的美誉,不是靠官方认定的。官方若将大师的称谓当作荣誉授给这人那人,自然玷污了这个神圣的称谓,甚至有可能给中医学界带来前所未有的名利之争。

我因工作缘故采访过国医大师,被老专家的奉献精神 and 学术成就打动。八九十岁高龄,荣誉和金钱都不缺,完全可以颐养天年,可还是每周坚持看门诊,图啥?病人需要你!大量的经典验方和独特技法需要后人传承,学生需要你!

不过,我也理解那些质疑声。靠评选国医大师能振兴中医吗?大师的标准又是什么?自古以来,大师多来自民间,纵观中医史上的大师,又有几人

是学院教育培养的?中医是经验医学,不少有特效的治病方法,在民间土生土长。然而,随着《执业医师法》的实施,当医生的门槛越来越高。民间中医虽然看得了病,却未必考得上证。于是,有的被迫放弃行医,有的无奈流落海外,还有的只能偷偷摸摸无证行医。现行的中医教育以院校教育为主体,中医师承体系日渐衰落。院校教育和师承教育是两种不同的培养模式,按现行规定,接受师承教育很难获得行医资质了。有专家提出,在中医发展策略上,还是应该尊重历史规律,尝试两种模式并行,分类管理,让以师承方式学习中医的,也可以有量身定制的考试。这不是降分录取,也不是保护“落后”,而是特事特办,保存民间濒临失传的中医药种子,这和传承国医大师的学术经验一样重要。

据统计,我国偏远地区至少还有 15 万名民间中医,其中不少年事已高,薪火难继。借着 7 月 1 日《中医药法》施行的东风,期盼也给缺医少药地区的民间中医一席之地,让国宝和草根一起辉煌,让中医瑰宝造福人类健康。

自由谭

“我一早上才赚 4 块钱啊!”6 月 28 日,江苏南通一名外卖小哥因逆行被罚款 20 元时,他对交警如是说。罚款又不根据收入决定,两者本不相干,就是刚被老板辞退了,该交也得交。之所以这么说,隐含的意思是:我这么可怜,罚我你忍心?

示弱,就可以获得他人的同情。这是许多人的心理。为了生计可以玩命,但前提是不违法,不侵害他人权益。也许是见惯了外卖小哥平日里的“天下任我行”,多数网友并没有站在他这边,主要原因或许无关是非对错,而是危险——不仅自己危险,而且会让他人也处于危险之中。

在不涉及自身利益的情况下,很多人习惯于先分强弱,然后站在弱者

一边。譬如经常看到这样的新闻:“吓哭!一司机开车撞上数百万豪车”。很多人关注的焦点不是谁的责任,而是豪车车主是否放弃赔偿。如果放弃,则罢了;如果没有,哪怕是表态不及时,都会招致“为富不仁”的指责。

与之相似的,还有近日“游客摔碎‘30 万玉镯’”的新闻,最新消息是该游客因赔偿没谈拢已经“失联”。诚然,玉器价格水分大、商家没有明码标价……这些都说明责任不全在游客,最终赔偿价格也存在争议,但有一点基本事实无误:游客自己不慎摔碎的。反观当下的部分舆论,就像是商家主动碰瓷一

样,似乎怎么做都是错了。

一事当前,是非对错应该是第一位的,其次才是同情,两者虽不矛盾,但先后次序很重要。譬如同样是交警执法:南京胡先生因脑干出血入院,他的面包车停在路边,因家中再无人会开,上高中的女儿贴了字条:“警察叔叔请不要贴罚单,医院费用我们小家已很难承担……”交警了解情况后,按规定罚款 50 元,同时号召同事捐款,为他家人送去 1000 元。因为同情而不罚,超出了警察的自由裁量权;铁面无私地一罚了之,又于心不忍。在情与法的纠结中,交警显然做出了最好的选择。

新民随笔

严防沉迷

董纯蕾

某款手机游戏推出了所谓“史上最严的防沉迷措施”:**“12 岁以下每天只玩 1 小时,每晚 9 时以后禁止登录……”**夜里查资料时,这条新闻几次三番从手机屏幕上跳将出来。第一反应:不假思索的不屑。接着,总觉得哪里不太对。

就暂且不讨论这措施是否真的有效吧,毕竟人家费尽心思采取了措施——当然,完全可以有更严格的手段。也不打算讨论手游商有没有可能真心盼望防沉迷的实现,毕竟人家的一切运作都在“游戏规则”内——当然,这显然可以收到新闻炒作的巨大回响。就是本能地觉得哪里不太对。

想起自己多年前是专访过“电子游戏之父”、国际游戏开发教育联合会主席诺兰·布什内尔的。他当然能讲出游戏的一百样好来,临了打个补丁:“但是,花太多时间甚至沉溺其中,都是有害的。记住,打游戏每天不可超过两小时!”布什内尔的防沉迷招数是:和孩子约定,打游戏超过两小时,就不再买新游戏;带着他们四处旅行,养成户外运动的习惯。当年采访后的感觉,和现在看到严防沉迷的新闻后心里犯的嘀咕,有几分类似。对面高谈阔论的,是一个没有沉迷于游戏或者说不太容易沉迷于游戏的人,你怎么可能和一个真正会沉迷的人讨论时间限制?

不多时以前,网瘾少年曾是严重困扰了很多家庭的病,如同不治之症般可怕,还记得吗?几年前一著名的戒网瘾专家来上海办了好几场活动,报社是派了好几路记者跟的,因为关心的人实在太多太多,不时有家长把电话打到办公室来,极其恳切地求一张入场券。这个跑科技的也跟着听了好几场。现在回想起来,那时候吸收了很多“鸡汤”。除了那些家庭关系存有明显问题、改变可以立竿见影的案例,更多时候,再资深的戒网瘾专家,也只能用各种方式与你谈心,告诉你生活还有很多你没看到的精彩。

然而,什么时候起,这事儿就淡了。是因为成年人也都一头扎进社交媒体的汪洋中,人人都有了网瘾吗?似乎不再担心无法上岸?大概,生活的多样性总会拉你上岸吧,总有一些事情,比抱着手机更有趣。忽然有些想明白了。或许,当你用“严防”的姿势面对沉迷,才是最不容易摆脱沉迷的时候吧。

不论是非的同情是廉价的

宋鹏伟

“在一面高大、坚固的墙和一只撞向墙的鸡蛋之间,我将永远,站在鸡蛋的一边。”日本作家村上春树的这句名言,总是被人提起,尤其是在“鸡蛋”的利益可能受损时,往往成为弱者寻求同情与帮助的金句。事实上,如果将这句话理解为“永远站在弱者一边”就错了,“鸡蛋”的真实含义是“正义的被压迫者”,而非通常意义上的弱者。何况,强弱也是相对的,弱勢的未必永远是“鸡蛋”,当医患发生矛盾时、城管与小贩发生争执时,谁是舆论场上的弱者呢?反过来说,既然随手可以拍死的蚊子很弱小,又要不要同情地看着它吸血呢?